

## 外电评述 中、巴两国总理在布托总理答谢宴会上的讲话

【路透社北京五月二十九日电】这里的一位印度高级外交官今晚退席，以示抗议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及克什米尔问题。

印度代办梅罗特拉和他的夫人在听到布托重申巴基斯坦关于给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人民以自决权的主张后慢步退席走出人民大会堂。

印度和巴基斯坦最近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布托说，两国真正的和平相处只有解决了这个争端之后才能实现。

后来，中国总理华国锋在宴会上说，北京“坚决支持查谟—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

巴基斯坦领导人说，他的国家同印度的

关系已恢复到一九六五年因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打仗以前的状况。巴基斯坦希望进一步改善关系。

他说：“但是，有关各方必须理解正常化的范围和内容的。”

“我深信你会同我一样认为，正常化并不意味着一方必须放弃它的支持克什米尔自决权的传统立场。”

布托说，实现正常化意味着“双方都接受对等原则，都承认现实。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是一条双行道。”

布托长期来是北京的盟友，他在结束历时五天的访问后将在明天动身回国。他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我们的合作中的一个更为积极的阶段”。

后来，华国锋说，

在会谈中，已就科技合作和经济协议定书达成协议。

布托说，他们就国际问题、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有价值的对话。

【合众国际社香港五月二十九日电】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今天说，印巴只有在解决了克什米尔问题之后，才能实现“和平共处”。

布托在北京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获得改善的印巴关系和其他一些问题。

这位巴基斯坦领导人说，他相信，于三十日结束的五天访问，

“将成为我们关系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开创我们相互合作关系中一个更为积极的阶段”。

中国华国锋总理也在宴会上讲了话，他说，布托的访问“取得

了圆满的成果”。

华重申中国支持巴基斯坦“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

【法新社北京五月二十八日电】一位接近布托先生的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建议召开的一次国际经济会议将使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聚集在一起。

他抨击了“企图长期保持工业国和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和剥削的关系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还说：“第三世界国家马上联合起来，举行亚非拉国家大会，在最高政治级制定共同纲领，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时刻来到了。”

尽管福特总统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今天发出了欢呼，但是有关限制地下核试验的两项李生条约在参院的命运还是悬而未决的。

政府方面的专家今天私下说，他们承认，要取得参院批准这个条约所必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他们面临着一场艰巨的斗争。

福特对最新协定的赞扬今天立即遭到责难。

参院的一位人士今天预言，两个条约将遭到参院右派和左派的强烈反对。这位人士把在苏联境内进行就地视察的条款说成“主要是一种宣传手法”。他预料，苏联决不会“像排炮那样同时进行多次超过十五万吨门槛的核爆炸，因此也不会发生任何就地视察的情况”。

## 柯西金同萨达姆·侯赛因会谈

【美联社尼科西亚五月二十九日电】柯西金今天在巴格达就加强苏联同它在中东的盟国伊拉克的关系问题开始举行会谈。

柯西金率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专家在内的大型代表团于今天早些时候到达巴格达。

此间收听到的巴格达电台广播说，柯西金在巴格达的会谈将讨论进一步加强伊拉克与苏联之间现存的关系问题和“协调反对帝国主义

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共同斗争问题”。

【塔斯社巴格达五月二十九日电】题：苏联伊拉克会谈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机构总书记、伊拉克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萨达姆·侯赛因的会谈已于今天在这里开始举行。

会谈中，讨论了有关苏伊在各方面合作现状及其发展前景问题。

【路透社马尼拉五月三十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今天动身去莫斯科进行八天国事访问，预料访问结果将是菲律宾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

【本刊讯】马尼拉五月二十九日消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动身去莫斯科作国事访问前夕，于今晚在这里发表声明说：

我将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就对我们的安全和进步有重要意义的双边和区域性问题进行会谈。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

我们已同我们的东南亚邻国确立了深厚而持久的关系，参加了争取使人类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得到改善的外交活动，友好地向社会主义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伸出了我们的手。同苏联，我们现在期望同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时事社东京五月二十九日电】题：菲律宾总统三十一日访苏，焦点是如何对待亚安设想

莫斯科二十九日电：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预定三十一日到达莫斯科，同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除悬而未决的建交问题外，还将缔结贸易协定。

马科斯总统访苏，在去年六月同中国建交时就列入了日程。“对华、对苏同时建交”的原则虽然放弃了，但是，据料将通过这次访苏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

同时，可以认为，他这次访苏是在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华后进行的，所以将要求苏联方面保障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的中立化。

在会谈中，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保障问题也将成为焦点。

当前，在中国表示支持东盟中立化之后，苏联似乎将找出集体安全保障设想与东盟中立化设想的共同点；它最近对“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体制”这个非常强烈的措辞，借二十五大之机，改变了说法，说“要通过亚洲的巩固的和平、安全和集体努力来保障亚洲的安全”。

在苏菲联合公报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人们现正寄予关注。

预期，柯西金将会强调克里姆林宫这样的观点，阿拉伯国家应该在如何解决中东问题上找到共同的语言。

尽管两国同莫斯科的关系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同莫斯科的关系都要亲密些，但是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这两个对立的复兴社会党的领导集团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其中包括如何解决同以色列的冲突的问题。

此间消息灵通的外交官认为，克里姆林宫决定派柯西金去访问是一种迹象，表明经济关系问题将在会谈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 菲总统马科斯前往莫斯科访问

日本时事社评述：菲总统访苏焦点是如何对待亚安设想

美议员参说

## 美议员们不喜欢美苏和平核爆炸条约

美联社说条约肯定将受到美参院最严格的审查

【美联社华盛顿五月二十九日电】由美国总统福特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的关于和平核爆炸条约肯定将受到美国参议院的严格审查，所有的条约都必须得到参院的批准。

尽管人们对昨天在这里和在莫斯科同时举行的签字仪式大吹大擂，但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担心，他们在取得参议院为批准这项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数方面可能会遇到麻烦。

一位参议员说，不管是政治上左倾或右倾的议员都将不喜欢这项条约，他预料苏联人不会进行规模大到足以使就地视察的规定生效的试验。

民主党总统提名候选人、众议员莫·尤德尔把这项条约说成是一个“骗局和诡计，是在控制武器方面倒退了一步”。

尤德尔说：“一项允许进行其爆炸力比扔在广岛的原子弹大十倍的核试验的条约不是控制武器的办法。”

美国政府人士表示，条约的主要障碍可能是今年的选举，并表示条约是否取得支持可能取决于议员是否认为选民将会接受它。

批准条约的程序将从外委会开始，政府的一些官员说，它将在那里受到最严峻的考验。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默里·马德五月二十八日自华盛顿报道：

## 格韦茨曼 新闻分析 《评价美苏限制原子试验条约》

### 《该条约反映了紧张和互不信任的情绪》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五月二十九日刊登格韦茨曼的一篇新闻分析，标题是《评价美苏限制原子试验条约》、《该条约反映了紧张和互不信任的情绪》，摘要如下：

美国和苏联今天再次突出表明它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关系中的那种暧昧不明的情况。它们的领导人签署了一项条约和议定书，为的是在两国彼此极不信任，以及各自在国防预算上花费的款项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记录以威慑对方的时候，对地下核爆炸施加有限的限制。

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这次气氛融洽的签定仪式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在美国总统竞选运动中人们加紧攻击苏联，福特总统决定不使用“缓和”这个词，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人不安地加剧。

这种两面性在条约和议定书本身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一方面规定了详细和复杂的程序，使单个地下核爆炸的爆炸力保证不超过十五万吨

级，即相当于十五万吨梯恩梯的爆炸力。俄国人第一次同意让美国的观察员到某些爆炸的现场，以确保这些协议得到忠实地执行。

但是正象自由派的批评家已经指出的那样，十五万吨级的限制，实际上等于是没有限制。这种当量是在广岛所投炸弹的六倍，实际上对于有关新武器的军事试验不会形成有意义的限制。

政府官员普遍地认为“就地视察”规定是一种突破，但是条约对此施加种种限制，使美国有可能根本用不上这

一条款。

实际上这些限制表明，俄国人对于让美国人在他们的爆炸场地周围转来转去是何等不放心。

在目前，尽管对于苏联愿意接受视察人员这一点大吹大擂地进行宣传，但是美国人很可能连苏联的一个试验场也看不到。

然而美国官员们却说，重要的是原则已经确定下来了。即使这个条约没有使用视察人员一词，但是已经开了门，使美国得以在将来的军备控制谈判（例如下一步的战略武器会

### 苏波两国外长会谈并发表公报

宣称要为缓和的不可逆转和实现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原则和协议进行坚决斗争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七日电】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今天抵达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八日电】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波兰外交部长奥尔绍夫斯基，今天举行了会谈。

关于波兰外交部长访问苏联的公报指出，双方讨论了进一步加强苏波之间全面合作的若干原则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若干国际问题。

公报深为满意地指出，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在顺利发展。双方重申，要为使

谈) 中要求取得进行“就地视察”的权利。

直到目前为止，美国也认为，摄影卫星以及其他搜集情报的装置，就足以核实苏联是否在遵守一些对战略武器施加限制的协议。

美国官员们今天说，但是，如果目前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僵局被打破并达成一项协议的话，那么目的在于减少每一方的导弹数量的下一阶段的这种谈判，可能要求由就地视察员去检查遵守协议的情况。

直到现在，俄国人一直拒绝对他们的军事装备进行“就地”视察。而且，甚至关于相当无害的“和平”试验的检查程序也是很周密的，这表明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戒心。

\* \* \*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为彻底实现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原则和协议进行坚决的斗争。

两位部长认为，军事缓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并着重指出，必须使减少中欧武装力量和军备的谈判取得进展，而且只有遵守不损害参加谈判的任何一方的安全这一原则，才有可能保证取得这种进展。双方还研究了其他一些国际问题。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五月二十七日刊登保罗·斯科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洛克菲勒开始采取行动了》，摘要如下：

洛克菲勒副总统最近访欧期间对俄国“新帝国主义”的攻击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同样也是针对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位纽约州前州长激烈的反共讲话，是为了使他为大多数共和党代表所接受的竞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共和党的代表们将于八月月中在堪萨斯城聚会，进行该党七六年竞选的最后决战。

由于出席共和党代表大会选择该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二千二百五十九名代表及其候补者大多数是共和党保守派或温和派，因此洛克菲勒已悄悄发动一场运动来洗刷掉或冲淡其自由派的形象，以便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上能占上一席。

洛克菲勒及其在党内的“政界朋友”现在控制着三百五十多名代表，他们现在全部被公开列为未表态的代表。据洛克菲勒阵营私下估计，到共和党代表大会在堪萨斯城开幕时，副总统及其政治盟友将控制四百五十名到五百五十名代表。就是说，里根和福特总统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都不能得到为赢得提名所需的一千一百三十名代表的支持。

洛克菲勒的高级竞选助手私下说，由于洛克菲勒的这种实力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一张候选人名单上，他至少将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这位副总统希望得到那些在过去三次不让他获得提名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好感，这次他采取的策略是，在国内问题上采取比较保守的立场，在对外政策上树立强烈的反共形象。洛克菲勒最亲密的竞选助手们相信，这位副总统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说洛克菲勒由于控制着数百名在总统预选中未表态的代表因此他至少将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美报刊登  
斯科特文章

### 《洛克菲勒开始采取行动了》

## 法报文章 《法共对苏联的指控仍然神秘地保密》

### 《卡纳帕的令人惊讶的“秘密报告”》

【本刊讯】法国《震旦报》五月二十日登载贝尔内的题为《法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指控仍然神秘地保密，卡纳帕的令人惊讶的“秘密报告”》的文章，摘要如下：

这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导思想。他们委托卡纳帕在三月底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就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秘密报告”。

众所周知，卡纳帕一贯是党内最严格和最坚强的亲苏正统的化身。有人把这个在圣艾蒂安中学校的老教授称之为“莫斯科的眼睛”和“法国的日丹诺夫”，他曾以他的论文《教会的社会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苏联社会科学科学院博士的称号。

卡纳帕的历史，是法国共产党内一个可怕的机关权势分子蒸蒸日上的历史。卡纳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负责人。一九七五年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他现在是与各国兄弟党、主要是苏联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头号负责人。尽管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之间有共同纲领，并重修旧好，但社会党人不信任卡纳帕，社会党的全国书记波普朗在他论《左翼的团结》的一书中，把这位教条主义教授称之为“苏联战略最强硬的代表之一”。

批评 卡纳帕由于向他的党中央委员会作了一个关于苏联的、充满火药味的“秘密报告”，因而他在社会党人眼中就“自新”了。应当说，在这篇仍然完全秘密的文件中，卡纳帕的攻击是猛烈的，提出了一份真正的控诉书。

(一) 他对二月底三月初举行的苏共二十五

大从未谈到民主和基本自由问题表示遗憾。俄国人本应就某些严重事情作个说明或说明态度的，这些事情是：监禁营，法国共产党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长期被监禁在各精神病院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数学家、例如普柳希的命运。关于这一切，俄国人只字未提。

(二) 还是在民主发展的同一情况下，卡纳帕对苏共二十大丝毫未提非斯大林化的有名的二十大表示遗憾。卡纳帕说：“在各个发言中，唯一提到的是一九六四年的中央委员会，它清除了赫鲁晓夫和使勃列日涅夫上台。以致于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的……”

(三) 卡纳帕惊奇地指出，二十大巧妙地避开了一切重大意识形态问题。卡纳帕大意说，苏联人在理论方面没有劳一点神，他们只谈了经济问题。卡纳帕叹息道：“据说，这是一次管理人员的代表大会！”

(四) 卡纳帕批评代表大会的组成部分。据他说，苏联干部的更新非常缓慢。一个真正的老家伙统治制度盛行着。卡纳帕引证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代表是三十五岁以上的，平均年龄为六十五岁左右。一些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已有五十五岁以上。所以，哪里还有昔日的大辩论呢？

(五) 卡纳帕对苏联对外政策及同兄弟党关系的负责人提出的指责，语调是最厉害的。二十大在国际方面没有作任何一点“阶级分析”。

苏共继续放在首位的仅仅是苏联的利益，以损害无产阶级的民族利益。卡纳帕不再否认他从前认为是资本主义报纸捏造的东西，即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八年运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有限主权”的理论。

卡纳帕说，苏联始终自以为是“掘壕固守的社会主义阵营”，千方百计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共产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等等施加压力。它要求大家向苏联的立场看齐。这是不能容忍的，西方各国共产党上当受骗来为苏联的“最高”利益作出牺牲，已经受够了。

(六) 最后，卡纳帕不赞赏对勃列日涅夫新的个人崇拜，这导致最近把他升为元帅。

因此，这是一份令人惊讶的“秘密报告”，它本来值得在省党委和党支部一级广为传播。但是到现在，这个文件甚至没有发给中央委员，而党的领导机构说，他们是一致通过这个文件的。人们已向社会党盟友表明这个报告是“法国共产党独立”于苏联的无可辩驳的明证。卡纳帕是“莫斯科的眼睛”，他是掌管外国党的波诺马廖夫、苏斯洛夫、扎格拉金的密友，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和提出这么尖刻的批评，正是象莫里斯·克拉韦尔所说的，法共是自由的！

无论如何，“秘密报告”使密特朗和他的社会党朋友们有深刻的好印象，它甚至也许会对市镇选举联盟起有利作用。那么，希望人们向我们解释一下，这份同共产党所有基层党员有关的卡纳帕报告，为什么仍然奇怪地保密，加以隐藏，好象害羞似的。报告所谈内容是否果真如此？或者这仅仅是一个为了使社会党人“解冻”的妩媚行动？

# 印报《科伦坡准备迎接不结盟首脑会议》

【本刊讯】印度《自由新闻报》五月二十四日登载一篇文章，题为《科伦坡准备迎接不结盟首脑会议》，摘要如下：

斯里兰卡首都正在为八月间要在那里召开的不结盟首脑会议进行了装饰。

这次八十二国集会无疑是准备要求修改联合国宪章本身，使这个世界组织更为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愿望，尤其是使这个世界组织能加速执行预期将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制订出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恰恰是由于上述原因，不结盟国家目前正在遇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要不结盟国家停止执行可能有损发达国家重大利益的方针。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已访问了一些不结盟国家，以谋求不结盟国家保证，在不结盟会议上将反美情绪保持低调，作为对(美国)援助的回报。

他在八月前还要访问一些国家，包括斯里兰卡，使命相同。

正因为据称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外国统治势力”的企图，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都发出了号召，要求不结盟社会紧密团结。

因为他们不希望上一次非洲统一组织会议的情况重演，那次会议在安哥拉问题上毫无希望地分裂成亲美阵营和亲俄阵营。

因此，如在安哥拉问题上一样，可以预料不仅美国将采用压力策略，其它国家，特别是苏联和英国，也将极其感兴趣地考虑采用。

这次会议将从八月十六日开到八月十九日，首先将研究不结盟本身的概念。近来，一再有人要求对不结盟这个词重下定义，使之包括更广泛的含义，甚至包括容纳与大国订有双边军事条约的国家。

会议接着将回顾国际政局和不结盟的作用，特别是南非、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罗得西亚)和安哥拉局势，还要研究中东和拉丁美洲的问题、印度洋和平

区、缓和的国际含义、裁军和海洋法。

然后将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最后，会议将讨论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经济团结和合作的措施。已经一致同意，可以实现这点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之一是扩大不结盟国家之间的情况交流，摆脱西方控制的国际新闻机构的影响。目前正在拟订计划，要在首脑会议之前

## 阮氏萍到斯里兰卡访问

【南通社科伦坡五月二十四日电】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与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今天举行了会谈，主要是讨论科伦坡会议的筹备工作和打开双边合作的途径。阮氏萍证实，统一后的越南打算在国际关系中坚决奉行不结盟的政策。

【德新社科伦坡五月二十日电】班达拉奈克将率领斯里兰卡代表团参加五月三十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

建立一个不结盟国家通讯社的联营机构。

与会议有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少，包括去年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在今后几个月中还要举行十一次官员级的筹备会议，而外交部长则在首脑会议开始前几天再举行一次会议。

对斯里兰卡来说，主办这次会议将是一个重大挑战。预计约有五千名代表、观察员、后勤人员和记者要到科伦坡，因此将有艰巨的食宿和安全问题。总开支预计将超过三千万英镑，其中包括科伦坡市的装潢门面费用。

家外长会议。

据外交人士说，南斯拉夫大力支持罗马尼亚参加会议，而印度反对，因为这会削弱不结盟集团。

印度争辩说，不能让签署军事条约的国家参加会议。

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

这些人士又说，如果有可能让罗马尼亚参加不结盟最高级会议的话，那么中央条约组织的签字国巴基斯坦也自然而然能参加了。

伊朗的武器库中有四百六十辆坦克，这是作为前几年的广泛武器销售协议的一部分买来的。在两年多以前，伊朗人用他们卖石油赚得的数十亿美元着手搞了一项应急计划，增强武装力量，并使武装部队现代化。伊朗购买了八十架F-14型飞机、几艘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美国海军最先进的驱逐舰)和二百多架先进的海洋眼镜蛇式进攻型的直升飞机。去年，伊朗还从苏联买了数亿美元的军需品，大部分是吉普车、卡车和高射炮。

据美国研究武器控制问题的专家们说，如果伊朗军械库增加一千二百辆坦克，这将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美国一位研究武器控制问题的专家说，“目前伊拉克大约有一千四百辆坦克。而现在，如果伊朗人搞这笔交易，那就是说，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他们必须求助于莫斯科，得到新武器，才能敌得过伊朗的军事力量的加强。”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五月二十六日刊登该报驻加德满都记者的一篇报道，题为《尼泊尔渐渐同印度疏远》，全文如下：

看来尼泊尔正在向南面的大邻国印度发出信号，大意是“不要欺负我”。

自从图尔西·吉里首相上个月到新德里进行了一轮外交会谈回来以后(一回来就有人指责他放弃了尼泊尔的尊严和民族利益)，尼泊尔采取了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表明，尼泊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印度，但是并不想屈从印度人。这两个步骤是：

比兰德拉国王接受了在最近访问中国的正式邀请。中国和印度对立已久，直到最近才同意使关系正常化。

公布了对在尼泊尔的外国人的一套新规定，其中有一条特别条例是针对印度人的。在过去二十六年中，印度人可以随意进入尼泊尔以及在尼泊尔居住和到处活动。现在，在某种情况下，印度人可能得要有签证才能进入尼泊尔了。

国王将访问中国一事，是在印度驻尼泊尔大使回新德里向政府“述职”的时候宣布的。

人们认为，国王访问中国对这个地区说来是一个里程碑(尽管国王已经两次去过中国)，所以政治观察家认为这次访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重要意义之一是比兰德拉国王预定要访问西藏，这也许是自从西藏在一九五〇年落入中国之手以来第一个外国国家元首访问西藏。这里认为，这自然而然就是承认中国人对西藏拥有主权。

人们注意到，尼泊尔在去年一年里就解除了西藏叛乱分子的武装，这些叛乱分子有将近十二年之久一直利用尼泊尔的领土，对边界另一侧的中国人进行骚扰。

同时，在中国人接管西藏以前逃往印度的达赖喇嘛现在还流亡在印度。

加德满都的观察家说，吉里首相上个月向印度人保证，尼泊尔将努力使新德里没有理由感到有任何不满，而国王即将举行的访问恰恰同这种保证相矛盾。

这里有一些外交官认为，国王的访问将是对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所说过的一句话的考验，她说，尼泊尔不应认为印度的友谊是理所当然的。

## 《孟加拉国时报》评孟印关系

【本刊讯】《孟加拉国时报》五月二十八日社论：

我们最近的邻国一个时期以来连续不断的挑衅和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两国日益恶化的关系中构成了可悲的插曲。

尤其可悲的是，这是违反我国愿望和不顾我国为了改善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的。在边界一带的军队调动和集结、窝藏歹徒并在他们侵犯我国边界哨所向他们提供炮火掩护，这些都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预谋的步骤，目的是逼我们顺从。

在这方面，他们必然会极为失望，因为八千万孟加拉国人民决不会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妥协。我们

不会被边界上的这种态势吓倒。

这使全世界看到印度的言论和行动是截然相反的。用甜蜜的外交词令包着的所谓和平建议，并没有付诸行动，而且看来是挑衅行动的掩护。如果印度象它所表白的那样真正希望和平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把歹徒赶走，据说这些人正在享受印度人的殷勤招待，并且被派到边界上用印度纳税人的钱无节制地射击。然而，印度却断然而恬不知耻地否认现在国际上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在此象我们以前一再说过的那样再说一遍：我们希望和平并用一句有名的话来说：我们不害怕谈判，但进行谈判并不是由于害怕。

美报报道《尼泊尔渐渐同印度疏远》

## 美报报道《伊朗在洽购一千二百辆英国坦克》

说美专家认为这笔交易将引起波斯湾地区再次搞武器集结

【本刊讯】美国《新闻日报》五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伊朗洽购一千二百辆英国坦克》，摘要如下：

在华盛顿的美国军方人士说，英国正在商谈卖给伊朗一千二百辆新式作战坦克的交易。

这次买卖，是历史上出售单项军火最大笔的交易中的一笔交易，伊朗将花费十多亿美元，这样，该国将成为世界上装甲部队装备最

好和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笔交易使美国研究控制武器问题的专家吓了一跳，他们说，这笔交易可能会引起波斯湾地区再次搞武器集结。他们争论说，这将使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因为伊拉克所需的武器都要由苏联来提供。尽管社会主义的伊拉克和伊朗两国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有所改善，(伊朗是由保守派巴列维国

王统治的)但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的伊拉克和伊朗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和的。

伊朗目前有一千三百六十辆作战坦克，其中包括三百辆英制的首领式坦克。另外的四百八十辆首领式坦克是去年定购的。目前的谈判将研究购买一千二百辆首领式坦克问题，最终使伊朗的装甲部队拥有三千多辆坦克。现在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较大的坦克部队，它们的前线坦克的数量一般在万五千辆以上。每辆坦克大约是七十五万美元。

据美国的军方人士说，伊朗人宁愿买美制的M-60A1型坦克。但是美国正在填补它在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期间由于向以色列运送武器而使美国的库存武器减少的那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增加常规部队，特别是制造装甲武器。

近东协会在它的七五—七六年度年鉴中宣布埃及在去年取得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成就：它离接触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埃及收回了它对阿布鲁德斯和苏德尔角油田的主权。埃及还从运河和西奈油田的收入中大大帮助埃及克服它面临的困难。年鉴说，一九七五年埃及的石油生产有了巨大发展，由七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万吨，不包括西奈油田的石油产量实际上已出口了三百万吨。埃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为一亿七千万吨，同时苏伊士运河的收入今年预料可达五亿美元。

重开苏伊士运河和收回西奈油田后埃及收入增加

【中东社开罗五月二十三日电】德国中



## 香港《新论坛》章《台湾留外学生的思想动向》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第十四期刊登一篇“北美通讯”，题目是《台湾留外学生的思想动向》，详细摘要如下：

五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刊载该报记者唐盼的一篇《访美观感》的文章中说：

“目前在美国一些大学中，左派的分子甚为活跃”，“经常安排一些学者专家到处发表演说，放幻灯片，歌颂毛共政权。”

“这些偏激分子有部分是台湾来的为主，也有的是在台湾受教育的侨居地学生”。

这两段话，有的地方虽然有点费解，但整个来说，意思是很明白的：从台湾出去的学生，很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对中共产生了好感。所谓“左派分子”，相信是不大准确的，有的可能是左，有的可能不左，但向往大陆这一点是一致的。把他们说成是“偏激分子”，似乎也不恰当。

《中央日报》的文章说的是留美学生的情况。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留欧学生之中。

台湾《自立晚报》在一篇题为《从欧洲看台湾》的文章中说：

“在国内（按指台湾），被称为‘品学兼优’、‘被选为模范青年’的学生，一到欧洲，就走了样，言论左倾，思想偏激，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个情况，说明台北政权不得人心，说明这个政权对台湾学生的思想钳制是无效的，说明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失败的，说明台湾人民是希望改变台湾现状的，是热盼自己国家统一起来的。

这个情况，当然不利于台北政权。第一，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变化，一定会在所有留学生和华侨中发生影响；第二，对台湾省内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思想变化一定产生促进作用；第三，对国际舆论、留学生所在国也会有所影响，就是使外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台湾和全中国的人心所向。

为什么台湾留外学生，在思想上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为什么

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会如此失败？

台北政权往往把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归因于“中共宣传”，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台湾《中华杂志》一四九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由台湾培植出来的留学生，到了国外就转变，即使没有共产党的宣传之诱”，也会如此。

事实上，台湾学生思想的变化主要由于三点：一是对台北政权不满。过去在台湾，由于受到高压，有些人变成了“沉默的一群”，他们一到海外，长期蕴积在心中的义愤自然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二是从许多方面了解到大陆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同时觉得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颠倒黑白，虚伪得很。三是把大陆的情况和台湾的情况比较一下，就有所鉴别，知所适从。

这种弃暗投明的倾向，在台湾留外的知识分子群中，越来越明显，已成为有力的激流。

但是，台北政权要

阻挡这个激流。他们千方百计去诱逼留学生“效忠”于台北政权，其中特别突出的手法有二：一是大搞反共宣传，企图拉住留学生的思想脚步。但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四月十一日《台湾新生报》刊登的一篇特稿就透露，台北在美国搞口头宣传的一个“教授”，现在再没有人“请他去演讲”。另一个手法是使用特务“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对台湾留美学生进行监视和恫吓。

这些手法当然是拖不住留学生走向光明的脚步的。在台湾内部，蒋政权不是一直企图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吗？不是极力封锁有关大陆的消息吗？《明尼苏达日报》四月二十日刊登的“明大”新闻署的报道说，台北政权“竭力封锁大陆的消息，连美国《时代周刊》刊有关于福特访华的那一期，也禁止销售”，但台湾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了解大陆情况，而且向往大陆的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防民之口固难，防民之耳目亦难，何况美国的统治者是美国人而不是蒋经国。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所不能扭转的。

【法新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天重申，它们决心在边界安全和其他方面加强合作。

据今天这里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国还一致认为应早日缔结一项新的边界合作协定。

这个公报是在泰国外长披猜访问了马来西亚后今天上午返回曼谷时发表的。

新协定将扩大合作的范围，并加强两国在边界地区打击敌人的合作。

公报又说，双方的官员将继续讨论，以便早日缔结这个协定以代替一九六五年签订的旧协定。

公报还说，会谈涉及有关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利益的广泛问题。

【美联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泰国外交部长披猜今天说，他的国家同马来西亚将签署一项“边界总协定”，目的是对共同边界一带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联合作战。

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披猜显然对他这次马来西亚之行不太满意，因为他觉得马来西亚对泰国的建议有某种抵制。

他们说，泰国建议目前把“穷追”权从五英里减为二英里，马来西亚则希望仍保持五英里。

泰国还希望驻在勿洞的马来西亚军队撤走，马来西亚希望有某种条款，根据这种条款，它在必要时可以派去军队短时间驻扎。

他们还说，泰国希望新协定不仅包括共产党问题，还包括泰国穆斯林分裂主义者的问题、毒品、走私、非法捕鱼和其它事项，马来西亚对此则不热心。

马来西亚尤其不想把穆斯林问题写进协定中，因为如果马来西亚签署与泰国南部穆斯林作战的事件，它将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中丢面子。

然而，马来西亚愿意非正式地出力与分裂主义者作战。马来西亚目前正在争取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它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给予贷款并在马来西亚投资，不能签字同穆斯林作战。

## 泰外长披猜访马结束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双方在签订镇压两国人民武装的新协定问题上有所分歧

时，腱反射作用和紧张性反射作用的不对称现象也消失了。

在对三叉神经痛进行第一周期治疗时，病情即开始减轻。经验证明，经过扎针治疗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扎针肯定地能使患者的工作能力提高，睡眠和胃口改善。

扎针治疗对过敏性病症（如支气管喘息、过敏性鼻炎等）的病人奏效很大，苏联医生的经验表明，经过扎针的百分之八十的支气管喘息患者，停止或大大减轻了气喘和呼吸困难的发病现象。在治疗发痒的过敏性皮肤病时，一般在三、四次扎针后病情就大大减轻，经过一个疗程，病情即完全消失。扎针在治疗某些血管病（如偏头痛、高血压等）的效果也引起了苏联研究人员的注意。第一、二期高血压症在经过一次扎针后就减低了血压。神经衰弱、癔病、书写痉挛等，百分之六十经过扎针后，病情得到了改善。神经衰弱患者经过扎针后，往往头痛消失，睡眠改善。

苏联针灸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目前的基本任务是要弄清楚针灸治疗作用的生理机制。苏联的医学科学院反射治疗实验室，正在广泛研究针灸影响下所产生的反应的性质和范围。根据他们初步研究的结果，发现针灸对人的机体有巨大影响，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患者在经过扎针后，二至四小时内，血液循环的嗜伊红血球数量减少了，因此，他们认为在扩大针灸治疗范围时必须小心从事。

##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日本《产经新闻》文章

## 《苏联出现中国针灸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月号译载日本《产经新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出现中国针灸热》，摘要如下：

纵使中苏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出现了中国针灸热。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二月六日刊登一篇短文，题目是《用“针”也治不好的政治病？苏联也出现了中国的针灸热》，现摘译如下：

“中国古老的针灸术也能治愈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难症”——目前，驰名西欧及世界的针灸在苏联也终于被采用了。不过，采用是采用了，但鉴于中苏政治对立，从不提“中国”的名字，只是用“东方的”来加以搪塞，虽说关于针灸功能的科学研究和报道的态度颇为困难，但是，把“中国”两个字隐藏起来，这大概也是政治优先于科学的一个小标本吧。

塔斯社二月三日提到了针灸一事，表明苏联对针灸关心的升级。报道说，许多专家都在努力探讨其原理和进行应用。

根据这则报道，现在苏联有二百多间医疗设施采用了针灸，取得了很大成果。据说，对针灸的研究集中于列宁格勒的科学医学中心，这里分析了十五万多名患者的临床经验，再次确认针灸具有巨大的效果。

苏联科学家最关心的是针刺麻醉的效果。如果对手术后的患者使用针麻，不必给予麻醉药或只使用极少一点就已足够。他们承认，手术后使用针麻止痛，病后比使用麻醉药好得

多，特别是在心脏、肺和食道手术后，针刺麻醉的效果很大。据说对于抑止手术后的呕吐、膈肌痉挛和肋间神经痛之类的急性症状，针灸也具有西方医学达不到的效果。

文章最后又指出，塔斯社一直使用“东方医学自古以来的疗法”这种措词，不曾提中国的名字。

其实苏联研究中国的针灸医术，在一九五六年即已着手进行，并非在最近几年间才开始。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保健部根据一九五五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第三届会议的决议，派苏联保健组织及医学史研究所的德柯琴斯娅教授、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的乌索娃医师和奥辛波娃医师到中国考察研究针灸医学。

三位苏联医师在中国考察三个月，在这期间，她们有计划地进行考察研究，“了解中国各种门诊和医院治疗机构使用针灸方法的情况”、“针灸使用技术方法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等十一个专题。这三位苏联医师在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听取中国针灸学家系统地介绍针灸疗法，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学习了三百七十多个穴名，和五十多种的适应症治疗，基本上

掌握针灸的原理和操作。三位医师开始为病人治病，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七日，她们参加门诊工作四十一次，初诊病人六十八人，治疗的疾病有二十六种，据六十一个典型病例统计，其中五十人治疗有效，有不少患者已经痊愈。

一九五九年《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这三名苏联医师回国后已经开始在苏联使用针灸来治疗病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刚到苏联的中国医生。

苏联一些医疗机构在这个时候开始用针灸治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两个研究针灸的实验室。在高尔基城、喀山和利沃夫等地的医科学学校中，都设有专门的教研室，从事针灸研究。在列宁格勒和喀山还组织过专门的训练班，推广针灸疗法。许多著名医生、教授都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还准备大量出版有关针灸的书籍。

十几年来，苏联针灸疗法研究人员对末梢神经系统病患者，广泛采用了扎针治疗。经验表明，在治疗脊神经根炎、三叉神经痛等症的效果特别显著，百分之八十的初期和二期脊神经根炎患者都收到了良好疗效。许多患者在病情好转的同

## 香港《新论坛》章《台湾留外学生的思想动向》

【本刊讯】香港《新论坛》第十四期刊登一篇“北美通讯”，题目是《台湾留外学生的思想动向》，详细摘要如下：

五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刊载该报记者唐盼的一篇《访美观感》的文章中说：

“目前在美一些大学中，左派的分子甚为活跃”，“经常安排一些学者专家到处发表演说，放幻灯片，歌颂毛共政权。”

“这些偏激分子有部分是台湾来的为主，也有的是在台湾受教育的侨居地学生”。

这两段话，有的地方虽然有点费解，但整个来说，意思是很明白的：从台湾出去的学生，很多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对中共产生了好感。所谓“左派分子”，相信是不大准确的，有的可能是左，有的可能不左，但向往大陆这一点是一致的。把他们说成是“偏激分子”，似乎也不恰当。

《中央日报》的文章说的是留美学生的情

况也发生在留欧学生之中。台湾《自立晚报》在一篇题为《从欧洲看台湾》的文章中说：

“在国内（按指台湾），被称为‘品学兼优’、‘被选为模范青年’的学生，一到欧洲，就走了样，言论左倾，思想偏激，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个情况，说明台北政权不得人心，说明这个政权对台湾学生的思想钳制是无效的，说明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失败的，说明台湾人民是希望改变台湾现状的，是热盼自己国家统一起来的。

这个情况，当然不利于台北政权。第一，一部分留学生的思想变化，一定会在所有留学生和华侨中发生影响；第二，对台湾省内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思想变化一定产生促进作用；第三，对国际舆论、留学生所在国也会有所影响，就是使外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台湾和全中国的人心所向。

为什么台湾留外学生，在思想上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为什么

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会如此失败？

台北政权往往把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归因于“中共宣传”，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台湾《中华杂志》一四九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由台湾培植出来的留学生，到了国外就转变，即使没有共产党的宣传之诱”，也会如此。

事实上，台湾学生思想的变化主要由于三点：一是对台北政权不满。过去在台湾，由于受到高压，有些人变成了“沉默的一群”，他们一到海外，长期蕴积在心中的义愤自然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二是从许多方面了解到大陆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同时觉得台北的反共宣传、反共教育是颠倒黑白，虚伪得很。三是把大陆的情况和台湾的情况比较一下，就有所鉴别，知所适从。

这种弃暗投明的倾向，在台湾留外的知识分子群中，越来越明显，已成为有力的激

但是，台北政权要

阻挡这个激流。他们千方百计去诱逼留学生“效忠”于台北政权，其中特别突出的手法有二：一是大搞反共宣传，企图拉住留学生的思想脚步。但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四月十一日《台湾新生报》刊登的一篇特稿就透露，台北在美国搞口头宣传的一个“教授”，现在再没有人“请他去演讲”。另一个手法是使用特务“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对台湾留美学生进行监视和恫吓。

这些手法当然是拖不住留学生走向光明的脚步的。在台湾内部，蒋政权不是一直企图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吗？不是极力封锁有关大陆的消息吗？《明尼苏达日报》四月二十日刊登的“明大”新闻署的报道说，台北政权“竭力封锁大陆的消息，连美国《时代周刊》刊有关于福特访华的那一期，也禁止销售”，但台湾老百姓还是想方设法了解大陆情况，而且向往大陆的人越来越多，那就说明，防民之口固难，防民之耳目亦难，何况美国的统治者是美国人而不是蒋经国。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所不能扭转的。

【法新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天重申，它们决心在边界安全和其他方面加强合作。

据今天这里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两国还一致认为应早日缔结一项新的边界合作协定。

这个公报是在泰国外长披猜访问了马来西亚后今天上午返回曼谷时发表的。

新协定将扩大合作的范围，并加强两国在边界地区打击敌人的合作。

公报又说，双方的官员将继续讨论，以便早日缔结这个协定以代替一九六五年签订的旧协定。

公报还说，会谈涉及有关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利益的广泛问题。

【美联社吉隆坡五月二十七日电】泰国外交部长披猜今天说，他的国家同马来西亚将签署一项“边界总协定”，目的是对共同边界一带活动的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联合作战。

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披猜显然对他这次马来西亚之行不太满意，因为他觉得马来西亚对泰国的建议有某种抵制。

他们说，泰国建议目前把“穷追”权从五英里减为二英里，马来西亚则希望仍保持五英里。

泰国还希望驻在勿洞的马来西亚军队撤走，马来西亚希望有某种条款，根据这种条款，它在必要时可以派去军队短时间驻扎。

他们还说，泰国希望新协定不仅包括共产党问题，还包括泰国穆斯林分裂主义者的问题、毒品、走私、非法捕鱼和其它事项，马来西亚对此则不热心。

马来西亚尤其不想把穆斯林问题写进协定中，因为如果马来西亚签署与泰国南部穆斯林作战的事件，它将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中丢面子。

然而，马来西亚愿意非正式地出力与分裂主义者作战。马来西亚目前正在争取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它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给予贷款并在马来西亚投资，不能签字同穆斯林作战。

## 泰外长披猜访马结束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

双方在签订镇压两国人民武装的新协定问题上有所分歧

时，腱反射作用和紧张性反射作用的不对称现象也消失了。

在对三叉神经痛进行第一周期治疗时，病情即开始减轻。经验证明，经过扎针治疗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患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扎针肯定地能使患者的工作能力提高，睡眠和胃口改善。

扎针治疗对过敏性病症（如支气管喘息、过敏性鼻炎等）的病人奏效很大，苏联医生的经验表明，经过扎针的百分之八十的支气管喘息患者，停止或大大减轻了气喘和呼吸困难的发病现象。在治疗发痒的过敏性皮肤病时，一般在三、四次扎针后病情就大大减轻，经过一个疗程，病情即完全消失。扎针在治疗某些血管病（如偏头痛、高血压等）的效果也引起了苏联研究人员的注意。第一、二期高血压症在经过一次扎针后就减低了血压。神经衰弱、癔病、书写痉挛等，百分之六十经过扎针后，病情得到了改善。神经衰弱患者经过扎针后，往往头痛消失，睡眠改善。

苏联针灸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目前的基本任务是要弄清楚针灸治疗作用的生理机制。苏联的医学科学院反射治疗实验室，正在广泛研究针灸影响下所产生的反应的性质和范围。根据他们初步研究的结果，发现针灸对人的机体有巨大影响，例如在大部分情况下患者在经过扎针后，二至四小时内，血液循环的嗜伊红血球数量减少了，因此，他们认为在扩大针灸治疗范围时必须小心从事。

## 香港《七十年代》译载日本《产经新闻》文章

## 《苏联出现中国针灸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五月月号译载日本《产经新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出现中国针灸热》，摘要如下：

纵使中苏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出现了中国针灸热。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二月六日刊登一篇短文，题目是《用“针”也治不好的政治病？苏联也出现了中国的针灸热》，现摘译如下：

“中国古老的针灸术也能治愈现代医学感到棘手的难症”——目前，驰名西欧及世界的针灸在苏联也终于被采用了。不过，采用是采用了，但鉴于中苏政治对立，从不提“中国”的名字，只是用“东方的”来加以搪塞，虽说关于针灸功能的科学研究和报道的态度颇为困难，但是，把“中国”两个字隐藏起来，这大概也是政治优先于科学的一个小标本吧。

塔斯社二月三日提到了针灸一事，表明苏联对针灸关心的升级。报道说，许多专家都在努力探讨其原理和进行应用。

根据这则报道，现在苏联有二百多间医疗设施采用了针灸，取得了很大成果。据说，对针灸的研究集中于列宁格勒的科学医学中心，这里分析了十五万多名患者的临床经验，再次确认针灸具有巨大的效果。

苏联科学家最关心的是针刺麻醉的效果。如果对手术后的患者使用针麻，不必给予麻醉药或只使用极少一点就已足够。他们承认，手术后使用针麻止痛，病后比使用麻醉药好得

多，特别是在心脏、肺和食道手术后，针刺麻醉的效果很大。据说对于抑止手术后的呕吐、膈肌痉挛和肋间神经痛之类的急性症状，针灸也具有西方医学达不到的效果。

文章最后又指出，塔斯社一直使用“东方医学自古以来的疗法”这种措词，不曾提中国的名字。

其实苏联研究中国的针灸医术，在一九五六年即已着手进行，并非在最近几年间才开始。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保健部根据一九五五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第三届会议的决议，派苏联保健组织及医学史研究所的德柯琴斯娅教授、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的乌索娃医师和奥辛波娃医师到中国考察研究针灸医学。

三位苏联医师在中国考察三个月，在这期间，她们有计划地进行考察研究，“了解中国各种门诊和医院治疗机构使用针灸方法的情况”、“针灸使用技术方法的理论与实际的研究”等十一个专题。这三位苏联医师在北京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听取中国针灸学家系统地介绍针灸疗法，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学习了三百七十多个穴名，和五十多种的适应症治疗，基本上

掌握针灸的原理和操作。三位医师开始为病人治病，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七日，她们参加门诊工作四十一次，初诊病人六十八人，治疗的疾病有二十六种，据六十一个典型病例统计，其中五十人治疗有效，有不少患者已经痊愈。

一九五九年《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这三名苏联医师回国后已经开始在苏联使用针灸来治疗病人，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刚到苏联的中国医生。

苏联一些医疗机构在这个时候开始用针灸治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两个研究针灸的实验室。在高尔基城、喀山和利沃夫等地的医科学学校中，都设有专门的教研室，从事针灸研究。在列宁格勒和喀山还组织过专门的训练班，推广针灸疗法。许多著名医生、教授都在积极从事研究工作，他们还准备大量出版有关针灸的书籍。

十几年来，苏联针灸疗法研究人员对末梢神经系统病患者，广泛采用了扎针治疗。经验表明，在治疗脊神经根炎、三叉神经痛等症的效果特别显著，百分之八十的初期和二期脊神经根炎患者都收到了良好疗效。许多患者在病情好转的同